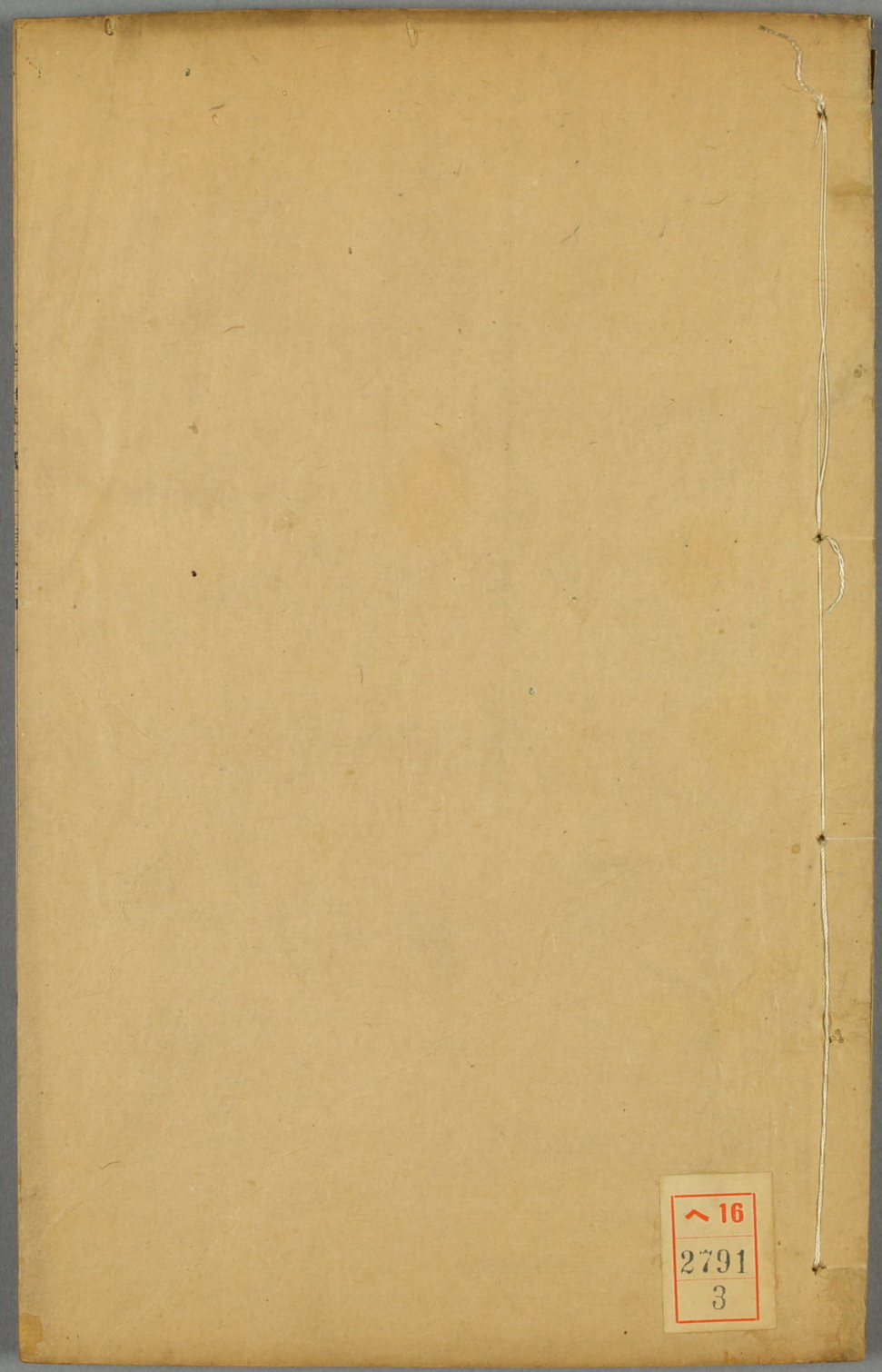


へ 16
2791
3

門 へ 16
2791
卷 3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三

睢州湯　斌潛菴著

宣鎮閻梅公甫許定

同里田蘭芳簣山較

瑻璣玉衡賦有序

臣聞黃蕤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能）天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筭（窺其大）而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而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

正司地重黎選職於陰陽暘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
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存其理而
鉄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難成察稽
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
圜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貢飾誠授時之要術
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斁精思罕遇
不無章會之訛叅驗或淆遂有綂元之愆以建申爲
建亥會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
何舛太初曆稱遂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

韓翃尚拙其短固由久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
觀會運於古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
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禀日明而曰旦
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年之法
新勒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
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舍麾日紀靈臺乃復倘稽
輿讀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

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
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蒼
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
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刻宿晝中
原之邦域圜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瀼古之
神靈孳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
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
巡乎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
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
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
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叅稽之不爽何庶績
之咸熙矧乃天雞聽曉唱曦馭晝踆朝浴滄海夕耀崑
崙景近極而炎暑景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
復舍降婁而春風自溫燭龍未足誇其光彩奏文無
由效其駿奔至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朏朒警闕朏
魄示冲應潮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
三遂置閏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

禮辰緯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
累年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蝕
之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樞何以測筭不失於晷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人
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圖衡當軸而虛中
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沈之周
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裏之準三
辰六合孛卯酉子午之針運躔離於晷刻轉造化於
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陬宛宵夫天心

（以上皆二五常變不同必須璣衡以測定之）

（一段詮題密麗）

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旭日環遶象靈烏之迅飛
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雨而僭忒不譏飾以
弘琁綴以美璣瓊璧精瑩雲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
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
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而同歸後若蓑弘子韋之探
賾索隱梓慎裨竈之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
齊之石氏甘公王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皐吳範之
視日覘風漢唐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
敬之業崇其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

（又窮其委而歸之一不能外我）

（範圍）輪扇而刻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斲觚稜以盤龍誰能不祖奧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數而合蓍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無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益適宜縮贏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幽顯（未歸敬天告君之體）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赴視聽毋惑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若其序歲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十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皐夔之班而遊唐虞之世

博綜典麗之中而能溯原窮委酌古準今平子太冲不得專美矣　柳公

次第清謐規模宏濶雅音經緯不待曲終乃奏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崚嶒易水之洪濤沆瀣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拖以滹滱軸以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覇主之封疆乃若朝陽門外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崗陂陁而半畳路透迤而中斷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流之漫漫尋昭王之跡懷昌國而浩嘆不辨黃金之臺焉知碣石之館當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雲東平海霧戈鋋如鱗旌旆如雨固已俯唏函而淺衡湘誚稷下而陋蒙

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郭隗綰綱樂生珮印鳳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樂之干櫓閱武騎之輈衝軾錦車而前驁驅魚軒而繼蹤乃飛閣宏敞高樹崢嶸萬乘顧兮駐綵騎旌旆翔兮進瑤瓊故能設寶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鼎於磨室植汶篁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鄆有執箠之賓既刻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爲謀而不終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蹙起百卉萎蒼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慨壘珮長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懸玉砌而晞曦臨青松而浩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饗纓公子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艘看渾河而似帶望山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豈若凌霄飛雨銅雀鳳凰玉階金闥雕桂錦墻輝煌乎嶽瀆照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遺光祇響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不思居之者已忘嗚呼鏡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驥奔馳駑駘縻絡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橋高賢負郭曾覇圖之

不如況敢望乎鄙洛若夫伊侍爲楫周召爲鐸吟白
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
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露灑英華肆浮麟鳳當道
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
金薙草況乎隣斗極之光輝邇天漢之波濤又何必
徘徊幽咽向茲臺而游敖哉

才藻從橫與會標舉梅公
深得曲終奏雅之義

懋勤殿賦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氣
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擬于
風雷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極建中和
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森嚴
撻伐悉遵
廟筭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
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乙之爾皇曜句陳之暉麗

黃雲紫蓋輪囷鬱其上浮蘭爪金莖瀲渺翔於天際
珠宮貝闕複道斜通銀牓璇題交衢迢遞飛重簷以
切霞烟丹壁而流鑠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
蓊鬱斯又足奠六鰲而鼇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
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矗而竦峙觚稜啟而景
彰揭組幔於棼橑垂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
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玉庫標目於
西清四類克峽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
宛委之實册何須論天祿之蘊藏嘗夫金門朝罷宣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經
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偏闡
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皐陶之訐謨既朝乾而夕
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晏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
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
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儻肇錫以嘉名矧夫歌叶雅
頌文儷誥盤懸針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
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帝顧而輟輪以此乘
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

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勢
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曈曈
兮素華滿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
樂未央凌霄飛雨藹著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
梵櫨以布翼荷棟楨而高驤雕玉璜以居楹裁金璧
以飾璫祇祊制度之煒煌何敢希道德之輝光況乎
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
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蒭醬橦華之輸將逐易
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既醉降綸綴調元氣阜財解慍薄賦
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諮天下棄僞而返
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逍遙謹摛
辭而頌

聖主微臣敢自託於王褒

非重典雅復見都俞喜起之象 梅公

動宕處音節鏗鏘可謂宮商協應矣而組仁織義
更非賦家麗則可到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乃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綿絡、類枝柯之敷宣、俯北條之弗羣、望滄海而蟺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嶢而造天、雲中玉液分派飛泉、鴨綠南迴而浩蕩混同北遶而澶漫、若夫石壁崟崎嵯峩萬丈、槩太清觸緯象摘刻宿於楹楣、涵天漢之灝曠、遠視則百嶺俱青、近循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厓、泞盤渦於疊嶂、映朝日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幛、既半散而照爛、輝天閫之閎

閬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山之宕漾乃其素煙晚
（敘其烟日之美）
拖白霧晨縈或下橫而凝帶或上罥而似綴日月隱
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崢嶸二韭四明五奧三菁峨
嵋太白廣霞赤城曾未足方其崇萃並其藻清也千
里之內萬山駢擁劍戟排連勢若相拱擬五瑞之偕
來望紫宸而遙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窈
蔚森聳一旦觸膚寸而滃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
蹴崖轉石澎湃鏗鏘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崩
施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猱狖狸獾狂獾猘紫貂白狼
狡兔飛鼯貔貙豹熊羆麈麋麏麞飛捷於窮巇踔空
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
丹石白砆琳琅碔砆青結綠瑊玏昆吾磊砢磷爛
嶵嶵相扶間以華芝雲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於其
側經崎嶇傾洼而旁趨至於鴻鴈雕鵰鷹隼鸛鵜交
精旋目繁鶩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裳禽經不
載漢賦未詳巨樹陰林樛枝叢倚合抱連卷形質嵬
嵔垂條扶踈落英幡纚霜霰之所涖凝風雨之所交
砥連醫閭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長真宰之所寶護

故鴻麗於茲而初啟遂誕毓乎神聖同貞符於丹水
（結歸鍾毓一篇之綱）
東爛員嶠西耀崑崙北煥幽崖南震朱垠陸聾水慄
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垂思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圃逍遙乎禮園
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顧之翻翻望豐鎬而顧念升朕
蠁於帝閽坐法宮遴近臣歷吉日協良辰乘星犯露
尋崖剪榛靡薜荔以爲席嗡流霞於通津紛長松之
謖謖見仙鹿之蚜蚜藹縪紛兮獻玉掌闕天關兮開
地垠光綳爛兮錫鈍瑕秩組豆兮千萬春

體襍漢唐此有意臨摹者 梅公

不佟不齊居然雅奏

二十一史論銘課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爲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爲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畧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爲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爲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

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
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爲之　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
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
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
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遠劉知幾之所短哉
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
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叅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
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　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
而思精由今觀之論實武誅中官爲違天理論班勇
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
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誕不
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
誣也　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
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
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
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　貞觀
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

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爻志祖爻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鞶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署號遷就弗踰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牴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北之正史實爲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琳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董晉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揜於細謹高德蔽於閥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

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嘆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微）宕當雲擾爪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嘆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韓琦傳不載饒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獨知之）

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言官閥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袁鈒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嘆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已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訐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

議史事哉

劉知幾史通一書辯則辯矣未免過刻余嘗謂史自遷固以下不得不推歐陽次則隋書李延壽亦敷贍然不及蔚宗而優於隱侯此論蓋總其大凡而言之梅公

直述舊說略著一二語諸家得失已辨

此先大夫館課也先大夫以順治壬辰官庶吉士故事館中試五日乃納文孟縣薛公行屋任教習恐倩客代作每題下閉館竟日必得卷乃肯去嘗朝罷踏雪入館日加巳命二題坐瀛洲亭上待融氷汗視操筆甲乙畢試日未哺也康熙巳未先大夫復官翰林謁與諸後進先生說當日事撫然曠

若以爲異聞蓋館試之嚴絕於前後矣戊辰三月男溥較遺文及此敬識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數行括。義已盡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音益明。其間得失詳略。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源流明者一

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指（掌）
宗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
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
而微離老莊爲南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
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那璿之徒因而疏之唐孔潁達
奚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
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

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
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
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
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
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
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
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

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

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未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鑒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

淸者久生還利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廓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陵而公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會於厥慭也左氏以爲厥慭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

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沉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入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比於侮倒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頴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倒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備耳剽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蓋有

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
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
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
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
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
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
已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
即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
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
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
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
譏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
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
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
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
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
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

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

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注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爲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衞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衞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鎡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

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爲注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斯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

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自記

漢儒注經而經存宋儒說經而經亡十三經注疏向嶽於學宮何以悉求之高閣也梅公

淵流條晰頗具折衷

明兩浙運使儆軩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儆軩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菴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爲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曆癸卯舉於鄉公車歸揵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

多所平反時南皐鄒公爲侍郎嘆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眞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卽修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頹壞捐俸築濬尤杜絶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盃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群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賕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碍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轅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

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横不法事輒爲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已心上打得過便爲之打得不過卽毋爲雖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爲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參堯華余光祿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暮酒娛樂修耆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爲圖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廩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

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習爲驕奢凌虐鄉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眞秉道絶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輓近儇薄之習謂非公之留澤遠乎余故爲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傳中之意總於論中發之以勸以誡 梅公

公濬素有賢稱固足紀述先生遠慮尤不可沒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延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爲國家效力封疆奉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瑀成化甲辰進士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郎日遊瑾用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效才萬曆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爲

大司成嘆賞其文與閻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頴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嘗苦漢賦用事多隱僻爲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聯如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延試時國事孔棘白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共姪婿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學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爲內行純篤彷彿陽元宗云邑中築城濟河賦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慙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石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既力不能爲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

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即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丘某水爲隱居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雕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益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見其爲人矣

逐段結搆整而不亂論感慨而多風梅公一傳嫋嫋煙霧隨風飄結論則徵文獻而實之欵以寄其向往即其人蓋可知矣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齡省布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既而顧念藐孤謝簪珥籌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傳姆不下堂我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胥夫婦殉節之事時侍

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
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畢此生無爲徒死也于孺
人獨不言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
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
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
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
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
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
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貲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嫻黨宇
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
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勳伐著聲當代
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孝臣
忠可謂極盛而闔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
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
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茶馬鹺政稱
職仕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

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因循即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紋得纍纍如貫珠梅公

如削厓崭壁直挺孤松令人攀附路斷

錯綜有法覺太史諸合傳猶有針線痕跡

廣西參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煊好義樂施雖家世逼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璐孿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之習爲文原本理要涵演貫通赫然有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轉潮廣按察司僉事

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
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
斥候造哨船募兵巡邏崔苻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
糧艘賈帆時多不虞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
然洪文襄公經畧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午公咄
嗟立應軍需無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
韓范儔也尋遷陝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西寧道楚
民號泣攀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計音適至公徒
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

東關土酋韋兆熊土目龍苗黃周等搆亂日久公宣
布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
渠魁梁邦傑以殉徭僮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柳
堡屯田寄佃於民既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之公
爲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修葺文廟及羅池司戶二
賢祠柳人烝烝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至多值繕
兵戈餉猺獞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恩後威無赫
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學者深非權術
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之令因解任歸杜

門却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子教以忠孝大義甲
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有言於公者曰盡一見
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
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次子鱗爲海澄公禪將守東
門賊刼公至城下使招鱗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
守勿以老人爲念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鱗巷戰死闔
門爲俘公曰鱗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
復漳州賊遁去公與子鋼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
黃恭人併諸幼子爲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
而公壯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
泰公再被執渠帥曰崛强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
順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
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直
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歷年
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日顧謂
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爲遂不食數日後病甚肅衣
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爲厲鬼以殺
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

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
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子鏘以殉難贈都司
僉書其孫灋以別駕調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
睢陽同年生湯斌爲之傳
贊曰公敗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
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申丞公當
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
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
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
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前半平敘精神團聚處在死節一段○余昔筮仕
龍城爲公屬吏見其巖氣正性知爲平原睢陽一
流至其撫循誘掖尤稱知已今讀斯文不覺動劍
匣書樓之感梅公
敘事嚴慤行間時繚深冷語想見廣平賦梅風流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儁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棄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栢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

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
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
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
年不見蓋徵君年漸高僭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
夜則更臥床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
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屨交於戶有數百里或
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
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
端問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
者往往渙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
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
之力爲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
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
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
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
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干何徵
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
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

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
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
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
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饘以從庚申夏
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
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藥餌
此爲尤難
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
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
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
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
假寐口中囁嚅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
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
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
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
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
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
幾困頓饑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
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憤然驟

遇此難冀微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已之憂勞可
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
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
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
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
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
不自知有其身憂愁兆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
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
鼻流涕者而況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
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微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
夫

前因鋪敘過多骨氣未振後矯矯不羣栁公

苦雨淒風猿腸鵑血讀之使人嗚咽流涕

歎君僑形神宛在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父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奥淹閎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就妙奉約東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踰於賊者傾貲贖

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
禍武健持孑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
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楗戸却
掃藏書數簏幸無恙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
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
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没荆榛間
此人所難
殆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隣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
修緝家乘。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
遠者靡不殫力從事盡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
士讀中秘書遇 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
幾。濆黠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絶聲教者三年。學士
抗節不屈王師南下間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
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
也。

士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 命入都陛見。公促使
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
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絶粉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
理學語録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

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垣光坡
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
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
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
有自矣當學士之奉　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
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外示嬰鑠而私
語其室曰度子行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
家庭相勗一然諸不敢宿兇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
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斂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
海寇突犯伉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
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單纔誓旅鑿山開道
仰請王師椎牛釃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搗
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
還之　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
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嘆壯猷行將
倣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
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
之

不屑屑摹古人亦自墻合其筆健也梅公敘次不苟論極合史法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頴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舉倣鄉試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輟

實錄

皇清定鼎選知雕州雕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郭丘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移勸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社課藝暇時輒與飲酒譚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馬行鄉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薦奉

吉旌廉膺白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强悍難治公持已儉約如睢時而不畏彊禦署道篆省寃獄申邊禁兵民安堵丁母捄太宜人艱扶櫬歸里行李蕭然惟圖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爲嗟嘆服闋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薄田僅足饘粥戴笠坐柳陰與村叟譚說桑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詩天真爛熳旁及小詞落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門人手錄得數百篇配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第然疎直非善宦者既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公後二年捷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竽明史之役然迄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

既葬其子繩武衰絰至京請表公墓余既感公之知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爲恨乃不敢辭敘次公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仲卿而睢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人過公之墓當憑吊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極似孫樵紀事柳公

無一節語而公循良之績令人如見一言之知先生念之不忘足徵厚德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儒也即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已幼兆公篤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合祔至康熙七年戊申春冉渠自京口走使

晉菴先生遺稿　墓誌

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十載大母去世亦三十四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不自意有今日今十三月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大父之阡洪又羈鞅王事不敢以私情請使子弟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以無銘銘之莫如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行然讀冉溪所自爲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人節行考之令甲當膺庭闈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姓氏聞之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何敢辭公諱與點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樂間始祖諱誠徙雒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爲公之高祖曾祖諱良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袁生公公生而顑異七歲讀尚書及長善屬文不假繩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按置祥符縣庠祥符爲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屢試輒居高等一時名聲藉甚矣公宅在濯錦池上而文昌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幽勝公鍵戶其中圖史克几危坐靜對時時至丙夜猶燈火熒熒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太史之書皆手錄

評次探究源委採摭菁華論者以爲與鹿門月峰相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遠近必購求臨摹毫髮畢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書益自刻苦人皆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以是不起嗚呼孺人雍丘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殁也孺人年方二十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人上奉尊嫜下撫弱子鑾筐紡車以供晨夕勇姑相繼即世經營喪葬咸不廢易伏臘祠烝手撫贈公泫然淚下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者當發於其子即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何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煢煢無依家業漸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夫世之學者剽窃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不知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勝數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今之人者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殁孺人苦節終身宛喪患難無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栝棬以老有歐陽太

夫人之節。不變文忠之報所謂天道不可問矣。乃今
冉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淸節爲海內推重。四方人
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孫森森玉立。譽問霞起
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
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公生萬曆三年某月日。卒萬
曆二十八年某月日。孺人生萬曆五年某月日。卒崇
禎八年某月日。男卽子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
娶秦。初許公女。封孺人。孫男四。洪。進士。鎭江府同知。
際隆。增廣生。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賢。
丕著鴻業。虎變龍騰。顯榮奕葉。峩峩大麓。永奠宅兆。
松楸蓍然。山靑雲白。其馴者兎。其翔者鶴。美哉佳城。
蜿蜒磅礴。綿綿千秋。哲彥繼作。我今銘之。神其永託。

體裁近南宋矣。梅公

高下脊中程度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詰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衆而彥公尤表表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論彥公處錄兩不爽

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爲文初學孫樵劉蛻改而

爲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間倣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歐陽文忠公文彦公因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遊粵強歸其詩悲壯蕭寀晚年杜老疎宕近陸務觀明崇禎巳亥開拔貢侯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彦公文爲成寶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最

爲相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淸內所重每亟稱彦公（料酌）故彦公聲譽滿藝林癸壬午棘闈移蘇門彦公偕其侄陛對往各爲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竹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報罷每遇秋闈策蹇赴沛貰酒艮岳繁臺憑吊信陵君侯羸瘠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想見幽人之宇）庭中怪石數尺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意況蕭瑟所謂松青堂也更闌燈灺灺伸紙滌硯作蠅頭細楷臨文浮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刻數千言拍案高

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折何雜及易十翼奇
中時時寄與六博以抒牢騷非眞好也見人無少長
煦煦親愛不爲崖岸遇親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
爲江寧別駕一爲農部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纏綿終
不一過其署高風雅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
病歸里同人零落惟彦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
甚歡今出門漠然無所向此余於彦公之殁不禁流
涕霑襟也君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
於康熙九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
徐氏先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十葬於雕
城北澗岡之新阡子爾轍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
曾大升二升
銘曰譬如木焉或爲匠石所睨而爲棟梁或輪囷離
奇而老泉石之旁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嘆泉石蕭
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雕水之原松檜蒼蒼
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因彦公好孫樵劉蛻而此文亦酷似樵蛻幾如東
坡之效敬輿梅公

文亦嶔崎蕭凉足餉彦公而微婉處尤須深會

江南鎭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與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頴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淸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舉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寧陵庠

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俛忽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徙步往求之累日夜抄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既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語怪或操論闘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試不就延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法法律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詣戊戌入都問曆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卧不安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

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
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眞誠歎爲長者察濤
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朴事簡無學士大夫
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
諷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況冷絕幽憤無聊一
寓之於詩自粵西陞同知鎭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
公職海防應一切爲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
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
與文士校讐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吟長謌

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衙邑驛費
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疏鐫
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任皆善屬文構書
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爲常與二三
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
也工塡詞晩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度輒笑
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
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滌
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

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少陵
後遍究四唐舍咀菁華歸諸自然論詩上下今古升
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辨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
爲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
其精神凝注稿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
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
不知其謹慎如是獨不喜爲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
之類爲人所强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
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
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
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
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
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
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眞古人哉余
求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不及
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
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尚若有進而未已
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

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
信之志云所著雨蕉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
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
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誌雨蕉齋雜錄道言雜
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
氏封孺人子二學顥庠生宗顧國子監監生沈宜人
出孫元復宗顧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岡先
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秘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故
羲皇畫地負海涵鰲奇特鏗鍧震耀貫宵顧揚風抗
雅追三百胡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
遺愛在南極瀼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一片石至
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文章歷元白
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簪辭在幽宅

再渠爲先生石交其出力摹寫處兼昌黎之誌子
厚廬陵之表曼卿梅公
以讀書深思爲欒柄反覆極其所至伯其紙上呼

之欲出○能不以尖刻益三毛雅筆更屬可欽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

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無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令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見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侗寶補庭此如子貢兵食之一問而先生之答尚符宣聖補庭門設在闉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心即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下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申証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

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
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
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
共勦軍事急辭歸語其子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
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
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
先生與門人張杲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饘且告之曰
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
嚴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
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評坐熊經畧賦考掠備
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
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竟則又按
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旆擊鼓不畏閽知閽亦
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造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
書高陽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
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閽夜遣御床而泣公抵通
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
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所觀者深

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熠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擢秣辭致擢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者深）鳴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所觀）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衡源不入公署屏騶從

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强不息夤晨起
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
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
亹亹窮書夜不倦子孫甥侄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
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
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
視閭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
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
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
化即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
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
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
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六十歲工夫較七
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
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
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眞脈非語言文字
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已即在人上見言
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

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靑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眞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疑歟晉人云蓼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褫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闈德丙辰先生下第褫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即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醮金救左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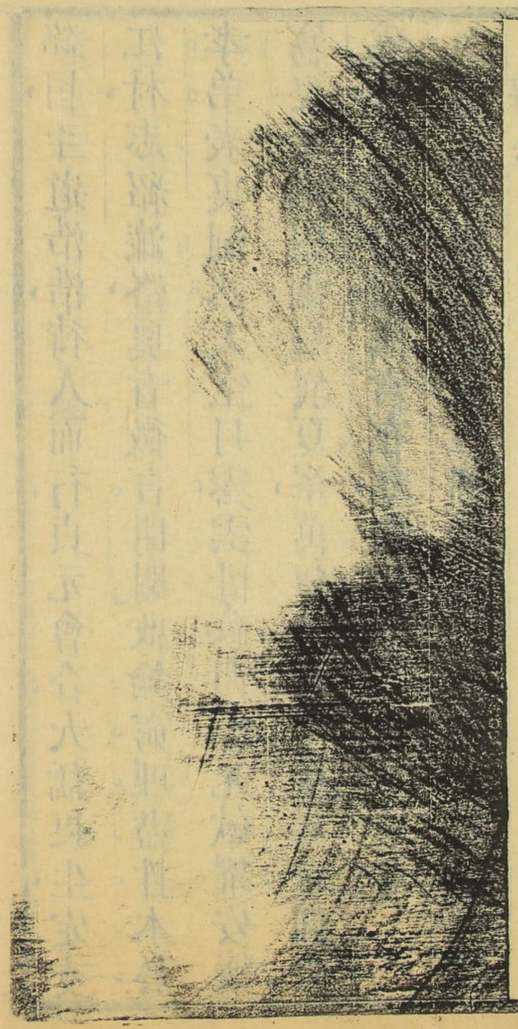
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尚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溶生員洮舉人淳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楨用榦用樟用桂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熠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奢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移祔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闢啟鑰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開蘇門韜光斂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戢戢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有敘事亦有議論巨細畢舉而着眼在爲學一段

梅公

兼綜條貫標舉每極歸趣斯獨知之契也學者進得一分方可見一分好處



前兵部尚書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丰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末學弇陋逡

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
畧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
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
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
常寺少卿遷大理謝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
侍郎以劄遣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
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潭浦
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鋮用事黃公
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
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畧其
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爲
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
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僉人窺伺
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
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
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眚輒棄更欲臣

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効。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倚重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畿甸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訐。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韙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肅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棨。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臺爲背公貪緣。指斥尤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絓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間也。禮部議舉謚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鉄鉉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

國而吳公亦以薊遼宛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夷窺伺蚤戶豪姓與之交通公既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賊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畧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粤騷然公遣將却之寇據郴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猺獞遠偵探巖壁壘蔑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粤兵批壁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穽獸一舉可盡也楚寇即粤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王簿峒最稱險峻先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猗角而先登奪隘粤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資金幣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者不信

公曰吾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搆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畧外當慎守關隘兩存前弱之廣西巡撫林賁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為然勅公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黃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逼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為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為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痛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矻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

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流官生溯歲貢生秦淑人出滑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瀞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轄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棍韓廩生沅子楓益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恒俱庠生

滑子楠遷衍子樽崑樾康冲子柚雲瀞子餘尚幼曾孫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鼕鼕緩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蛋戶春耕何不中原滅彼檝捨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臥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煒煒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文法從昌黎董晉行狀韓弘神道碑來 梅公

規模宏遠指畫精詳故篇幅雖長而神彩奕奕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友施君聞章字尚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尚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尚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爲一日觀不可得日夜夢叔父爲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

泫然淚下無何計至尙白方奉修史之
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既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
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尙
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
何敢辭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
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
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
二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卽先生贈公學行純備
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
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
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
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已中殼矣坐一語見擯時論
惜之好爲詩不尙雕飾而嶔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
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
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
見稱於先達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
鄒忠介諸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旰江之學方盛學
者率以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

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盱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一。然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讓。雖豪右貴人無所媿避。歲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嗽粥十旬。無倦色。助婚喪置棺瘞殣。葦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

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脈者。鄉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心耳。吾家世有陰德。寧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寧國鄉里亡籍。子欲因以爲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是時尙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宣城人人能道之。以爲尤人所難也。尙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溺淚霑衣。在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

作倚門之詩倘白每言及此淚涔涔不能止也所著詩二卷倘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六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子三閩嚴郡庠生馮氏出閩院邑庠生側室陳氏出閩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

銘曰宛水如虹山如蓋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人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堂復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學遒有嗣者丘雙流會松栢九九遒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其佳處在一二點染所謂閒中着筆法也梅公較萬石君傳而多文采似曼卿表而儁溫淳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因歎歔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

公諱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

萬曆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督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舉余嘗誌其墓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已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遍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尚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實薦

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
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
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爲兩難秩滿遷
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
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
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
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僞諭
令輸租而遣之因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阬
嘆竹源院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

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
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
耆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圩江嘗爲寧國守以和易
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爲政亦畧相彷彿而
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載併監司歸里而
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
志又十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
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自發奮考核同異辨析疑

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
敘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
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
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
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宛丐振卹不遺餘
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
賓客又祇閫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恒忽忽
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
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克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
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
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事未竣
而遽殁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
公所著書學餘集
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殁後友人檢討高
君廉爲編輯藏於家
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

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
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
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夐乎絶倫養其
和平發爲菁英金石曄曄大放厥聲敬亭如葢宛溪
如帶九九松檜勿剪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烏
告祥奕葉其昌

極意摹寫處獨見筆力　梅公

其用意處窈折數言遂使端素中烟波無限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
計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
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
嶽不苟隨時趨舍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
十上皆闕　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攄其生平
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
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　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
嘆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日迺奉其王父封公書來

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溫、
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
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
曆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
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
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
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
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
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

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
學。已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
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
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
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
論韙之。　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
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
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　詔款內逃人
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

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
路者天時酷暑銀鐺烈日之下保無暍死道上者乎
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
前請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
全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
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
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
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
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
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
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　諭蓋見知於上者深
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
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提督
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
魏公以年老辭則　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
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陽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
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
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　覃恩　誥封父如其官母
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
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
純孝最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
丙寅復請假歸初陛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
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
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誡以守清白勿驕溢
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
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
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
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
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
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檟枉言路羞蹴躠位躋奉常
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巖嵲後億千年視斯碣

近之爲古文者將震川集虞山初學集捋擄無完
膚如此何嘗倣某家而落落自合 梅瓜
鉅麗嚴卓想見端笏捧白簡風檠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來
遇 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君以
老疾卒於家計至御史擗踊長號勺水不入口者三
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徒跣至于
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需次里門俟
俟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以服官圖報稱
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健飯亡恙也抵京除日且下
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何而凶問奄至矣痛

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幽宮之石敢徵惠於先
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不朽亍愴然欲歔久之蓋
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
已與今居喪盡禮如此卽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
以不文辭據狀余氏爲宋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
居東浦村自提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生某某生
立政代有隱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宇爾
章字以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
路敘次錯落古雅
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

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
盡誠備物皆可爲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
其驩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者考單傳再世遇再從
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齊其
貧而租賦殿者覩久淹者婚嫁之具者咸仰給君所
往往霑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茹蔬布衣
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傾囷粟設糜粥
於路以哺饑人又嘗憐寡人子久負不能償輒爲焚
其券諸凡橋道修築率捐貲爲里人倡里人以是稱

余君長者卽暴客兒人過門搖手戒勿入而豪少年
叅爭詬誶望見閭閒輒媿悔去當是時論者比之陳
太丘王彥方矣君蚤歲舉子泰徵督課良苦日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啣唔鉛槧兒其爲蓄畜乎泰徵
貢入成均久未第而晚年見伸子鵲起弱冠舉於鄉
以禮闈第三人成進士讀書中秘當是時北望京華
意悒悒自適也然慮伸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
聞伸子欲省覲輒棄柳宗元思報國恩唯有文章語
馳止之比伸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爲
喜而時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
於當世噫績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
澤保艾爾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既單傳兩
世至君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蠶蠶繩繩且數十
人未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萬曆
巳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　皇淸康熙二十五年丙
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
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廣也水泱泱兮淸以曲也沒藏

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斯年
眡厥辭兮尚知生平之行篤也

純用議論有一唱三歎之致 梅公

峭勁中有嘽緩演迤之致原本孝慈忠愛尤爲知言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戍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雕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畧甚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

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參將仲諱希范以
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
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祲捐
貲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
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
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
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
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文峭
健有奇氣應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
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
藥傾貲延醫顧天詩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然
稱之寇亂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
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爲奪去府
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愬上臺侃侃不
屈與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
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
爲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

潛菴先生遺稿　卷之三

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爲閥閱舊族。恐貽弓冶羞。爲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痛。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令人有慶終之）。爲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

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即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且見身分）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散一事以實之）洊熾。饑饉頻仍。蚤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貢皇公甚恭謹。貢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具饌

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遘危病迎於家親
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丙行之謹葢人無間言云
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圖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與大
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顚沛流離所以怡顏
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
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
惻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抬攘之際奉
柩與先大父合祔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
眞幅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

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携回擇婿資奩如
禮時値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
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
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
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
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葢未嘗不淚涔
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
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籌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
讀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惟汝

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已
丑捷南宮壬辰　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
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
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
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
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
因脚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
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
未遭　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慍色後　召
見南苑
天語溫然凡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
對知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
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
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
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況
君恩深重　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

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嚀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眞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衙分壞郡守屢議修築而衙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爲力役之征衆擊易舉衙卽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隣封盜起違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寖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稍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担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修文廟刊郡乘

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讌仍奬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待立禮節惟謹家有音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疎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惻然）

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嘆息也賙給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俶儻洞晰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卮言立決即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問命巾車遊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觀者如堵咸嘖嘖贊嘆以爲府君克光大典云已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症

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憑限迫切府君勉
令就道唧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爲笑語念斌遠宦
實多憂慮又値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
虔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幸蒙　題允府君聞斌
歸喜見顔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
盛衰感懷骨肉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欷歔今幸
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閱
耕東皐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玭戒
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中猶

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
爲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懽百年孰意
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
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顧以爲庶幾痊可而氣息漸
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徑執不能
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
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
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
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

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
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
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
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
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
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
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
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
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
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
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娶
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嶷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
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
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
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澗岡東
南之新阡苫塊餘息語無倫叙惟大君子哀而賜之
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
之恨亦且不朽

忠孝之性發而爲文言與淚俱

哀慕酸楚激而爲音不可以文字論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尚敬外祖母褚氏世爲
睢陽名族以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先
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
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君四年生
女又二年生斌是時先君大父母春秋高大父常病先
君晝夜侍側不支牖者四十餘日先妣治羹粥奉湯
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呼即應大父喜病
少間乳者抱斌立於旁大父泫然流涕謂先君曰汝

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
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巾衾冒皆手自縫紉自含
殮以至笔窆經畫周審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嫺於
禮自先大父捐館後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
珥市甘脆以爲饋養烹飪滫瀡雖盛暑隆冬未嘗假
人會歲祲率女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黜藜藿雜
糠粃嘗見輒爲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
病默坐室中厨竈蕭然見者爲淚下而先妣怡如也
嘗初就外傅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
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嘗讀書於旁燈
火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爲嘗講孝經
爲女講列女故事一日嘗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而
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
嬉遊吾將何望嘗長跽因姊謝過良久乃免崇禎庚
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且連
年旱蝗常對先君嘆曰我爲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
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蝗如此脫有不
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爲女

治嫁斌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素病令代我事吾姑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雎距太康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閒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猝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來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廬墓中先妣乃謂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爲語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爲解之復入井井

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倫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卽奈何以刀鋸嚇人爲遂大罵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嘆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君僅免於難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殯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決城郭廬舍盡爲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呼痛哉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鳴波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期至比寒食云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至歸德有司上其事公命知州事房公星曄建祠於故居之東春秋率官屬往祭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事戴公斌以舊祠湫隘改建新祠先妣卒後五年斌補學官弟子七年登鄉薦八年中會試十有一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

國史院檢討至順治十三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恭遇

覃恩贈先妣恭人後斌再陞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請告歸里至康熙三年先君棄養乃得合葬洞岡之阡世系子孫見先君行實茲不備書

滿幅俱是血淚可與宇文護答母書並傳　梅公直叙其事嗚咽溢紙外